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美才洪範附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經

徐宗仁

高

謝枋得

高應松

徐應鑣建龍附

李成大

吳楚材等附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
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竝遇害曾祖椿徙衡州遂爲
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
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
陰興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
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
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人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霆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閩官之芾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
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
裁務爲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家教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
詒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
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掠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醉，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
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
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爲具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
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縣又徙隨王昊爲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昊果爲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卽以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遣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棄官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奪

請上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揚民德之如父母咸淳
五年元兵圍襄陽急言夏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
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爲平章文虎貽
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闕似道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
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攜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
道范文虎止降一宮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
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
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勤王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卽遁獨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迫臨安宋奉表降謝太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揚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
下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守
孫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
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
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
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
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爲通州副都統號驍將賈似道出師才
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諸軍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
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父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奔乃盡散金帛犒賚以四萬人夜擣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才期與俱死七月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圍之

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
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
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
復憤憤不已阿木怒問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
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貴爲淮西制置使送款于
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
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
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旣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义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賈蒞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
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叔譚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恣史氏且不
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
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
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
金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連遷右正

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爲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卽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凶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

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王聞襄樊失守
鑒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櫛子爲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柘州守趙崇源寓城
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廬陵人美皙如玉顧盼燁然

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
伐宋宦官童蒙言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
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
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
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
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

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
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
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制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
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成
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罄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
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帥孟爲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中原陞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上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遠不報是月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召天祥棄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
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
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
與其客杜潯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
計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
未至時楊有脰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
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
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
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
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
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
濟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
獲濟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貰荷天祥至
高郵應以憂憤死濟與天祥汎海至溫州端宗未立天
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
兵入汀州十月遣衆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一軍取

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何時凍于
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
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
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
天祥天祥縛縊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
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
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臬
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沂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滌何

時陳子敬遁唐拭之後巢朴之後游範之從子也天祥
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
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
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
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祔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
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
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爲天祥罪天祥辨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
方急遣南官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閑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
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
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
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
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室
相交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磨之退言者

力贊從其請乃卽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
鄉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完興豪俠張柔聚
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爲
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事日非
元益強盛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爲
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入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鷁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爲一舫沉鐵碗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檀起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木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蓬檣皆灼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自寅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
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爲保康
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
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
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
兵駐臯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
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
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衆
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剌罕來攻世

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峻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硃洲帝崩奉弟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硃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益先據之卽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茹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

傑率蘇劉義方與日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柔既降元
傑還其舊職得便宜行事累封蔡國公恒媿世傑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望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
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爲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帝州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訃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
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屬井澳風帝以驚
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又相與立弟
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天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祚興二年二月厓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劍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卽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藁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畏請
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襄陽父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總師無功似道比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魯港潛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爲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旣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卽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爲閩廣宣撫使討之
文龍辟前守黃仝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卽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元兵旣歸文龍

之姪贊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閣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請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累遷

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
郭閻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
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
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
孫沉海不死被執掠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
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爲阿里
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襲
之俱戰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
仕厓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聽結
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趙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二人並食元祿獨大與踐其言
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
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
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
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
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
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
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彗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
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爲子弟論學遂居閩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
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
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猘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
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哉終不行郭少師從恭帝北遷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
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
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
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材欲
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
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旣至夢炎使醫
持藥糴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
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與元兵戰死之二子抱父
屍亦死枋得妻亦死節在列女傳

慈松開慶元年進士歷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

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
累遷簽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時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環壁入撲滅火應

三
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姪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同舍
生私謚曰正節先生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爲太學生當
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
廷龍叩閤言事忤賈似道意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
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劓
其士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山中德祐丙子元兵
至溫州素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驅
迫登舟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

也豈爲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刀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同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
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諡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人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求福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求福將元兵至屠求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俄見執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鍼工太和陷士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

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言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裾云
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汗
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
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歿龍安山爲保聚計元
兵至皆衆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
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
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父
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孝義

俗之敝也人各私其妻子由是父母昆弟之間多惡德焉乃有終身而不輟慕與累世而不輟睦者有司必以聞天子皆從而褒獎之蓋樹之風聲予以勵世而敦俗也宋治先教化鼓舞漸摩雖閭巷細民率以孝義顯其間割股療疾即非庸行均之至性所發非可強而能者旌典或漏在史氏宜得書爰從舊述皆附之列傳云

李璘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與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澄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魯

陳兢

從龜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顯贊

顧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榮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李

江白

裘承詢

孫

常真

子晏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申積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事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字季博

楊慶

陳宗

郭義重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楊文脩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鄆縣氏甄婆兒母劉氏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年始十歲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謂其兄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婆兒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

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見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歷四十年所居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爲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

觀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
夜太祖征太原召見慰諭之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
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
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竝下詔賜粟帛

羅君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祥開寶
四年以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
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諸城人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就肄
業焉晉末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親屬死者十餘人

得與兄脫身獲免明年上訴萬敢坐削官判官胡轍
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
廉退孝悌之士得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中詔改鄉里名及旌
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焉

邢神留深州人父超毆殺里胥神留年十六詣吏代父
死召貸之端拱初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
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道其故正卽號呼褫
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

歲貢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琦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萬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臣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州陳品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明神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門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

本州助教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初
授試校書郎至光祿丞致仕卒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
進士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弁竝進士及第

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
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
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
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
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衮衮子試奉禮
郎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間言每
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大酋餘亦置一

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平江南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初詔本州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全受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其乏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真宗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仁宗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竝第進士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司倉參軍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太宗遣內侍齎御書百軸賜其家又飛白一軸曰義居人賜之文撫弟文舉以爲江州助教又詔表其門閭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贊蔭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延慶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數年又生玉芝服闋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藁殯後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私歸營葬掩壙而返坐擅去職免官復廬墓側母平生嗜

東延慶樹二栗於墓二樹連理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
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
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居
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
歲耳目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又有越州應
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
百五歲而終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
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
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
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又有杭州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
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而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一
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憇下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
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

歸母扶持以泣奉養無恙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聚渠州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太宗詔賜束帛醪酒父母死廬墓側未嘗食肉衣帛鷺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旣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但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畝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詔旌其門天禧中蠲其戶雜科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以食疾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卒結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詔旌表門閭天祐居委巷中知府陳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比長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真宗詔釋斌等罪志元黥面配隸汝州

樊景溫芮城人榮恕旻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人第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濰州母卒解官廬墳側號泣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太宗詔賜粟帛令長吏存問

何保之梓州人母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日有羣鳥集墳上哀鳴不去又有兔馴於坐隅真宗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彙葬者盡禮築

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復畱守墳三
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
詔賜粟帛里有母在析產者聞玘被旌慚懼復同居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
辦葬不掩墳墳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踰年墳
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
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咸平二
年詔旌之時又有徐州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
年益州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又割股肉啖母疾愈

慈人中祥符九年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詔賜粟帛遣使存問其卒也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詔賜粟帛醪酒

裘承詢會稽八十九世無異爨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竝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遼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
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
肅四世同居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
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旌
表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王欽若言曲阜
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陽馬
起言陝州張化基閭用和楊思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
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
旌其門閭開寶七年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

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皆降詔旌門間賜粟帛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卜葬徒跣負土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常少止手足皸裂流血旣葬遂爰舍墓旁日一飯不輟事聞詔書嘉獎誼以祖垂象蔭入官至贈善大夫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人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
栖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
方二歲其母改適人栖雲養於伯母伯母亡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於邊乃廬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轍爲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
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
曰直十世曰宗明慶曆初以十世同居詔復其家十一
世孫用和十二世曰士明十三世曰德自慶曆以後又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僅給衣食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人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爲子及長知
非楊氏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盡孝終身畢弟妹
婚嫁始歸其宗政和中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
士許光凝以純孝薦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
卒光凝復與廷臣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宮初光凝同薦
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十四世同居一鄧州
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
子教誨後進惻恤鄉里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旣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
首垢面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

龍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
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
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
露降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人母亡旣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
夜拊棺而臥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
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繼母少寡
無子慶文戒其妻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

母得安其室終身享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偁宣和間爲棣州兵軍屬會兵動燕雲子偁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偁亦隔絕數年始得南歸子偁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徙

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彭瑜字君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秦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藥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母高繼卒持鍤荷土爲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載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

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政和中改葬其母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盜義而釋之又有鮑宗巖者字傳叔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掠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祀吾願自死盜兩

釋之

楊慶鄴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
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
父之乳復生守仇忿爲之請高宗詔表其門復之忿
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
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
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
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割股爲餌病愈已復病
不救宗一慟而絕守陸德輿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重字處仁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

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不受饋
遺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其旁甘露降烏鵲馴集高
宗旌表其閭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
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義重後以特科奏
名補官歷慶州錄事叅軍年六十始婚以高年終
申世寧鉛山人潘達兵襲縣父愈未及出戶遇賊賊欲
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
竭而禮盡廬母墓有芝十五莖生墓亭詔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

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杙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少長輯睦匪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君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將家子也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疾伯威復剔臂肉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以進達旦卽愈事

聞詔伯威與升權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獄吏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定數詣府號愬請代繫弗許請效命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預爲墓志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立命出革厚爲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楊文脩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爲飢飽母

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讀岐黃氏書
父譴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
病革藥弗效卽割股肉和鹽粥以進病遂已文脩頽下
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似操瓢者穢癩不可
近時暴雨至從文脩求共雨蓋卽與共之行一里操瓢
者左手搯文脩瘤右手拊背曰瘤可醫汝何報我文脩
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文脩大悔明旦視
額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謂
孝感所致母歿文脩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
童子婦人瞻其儀形成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

入其鄉必過其廬朱熹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
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